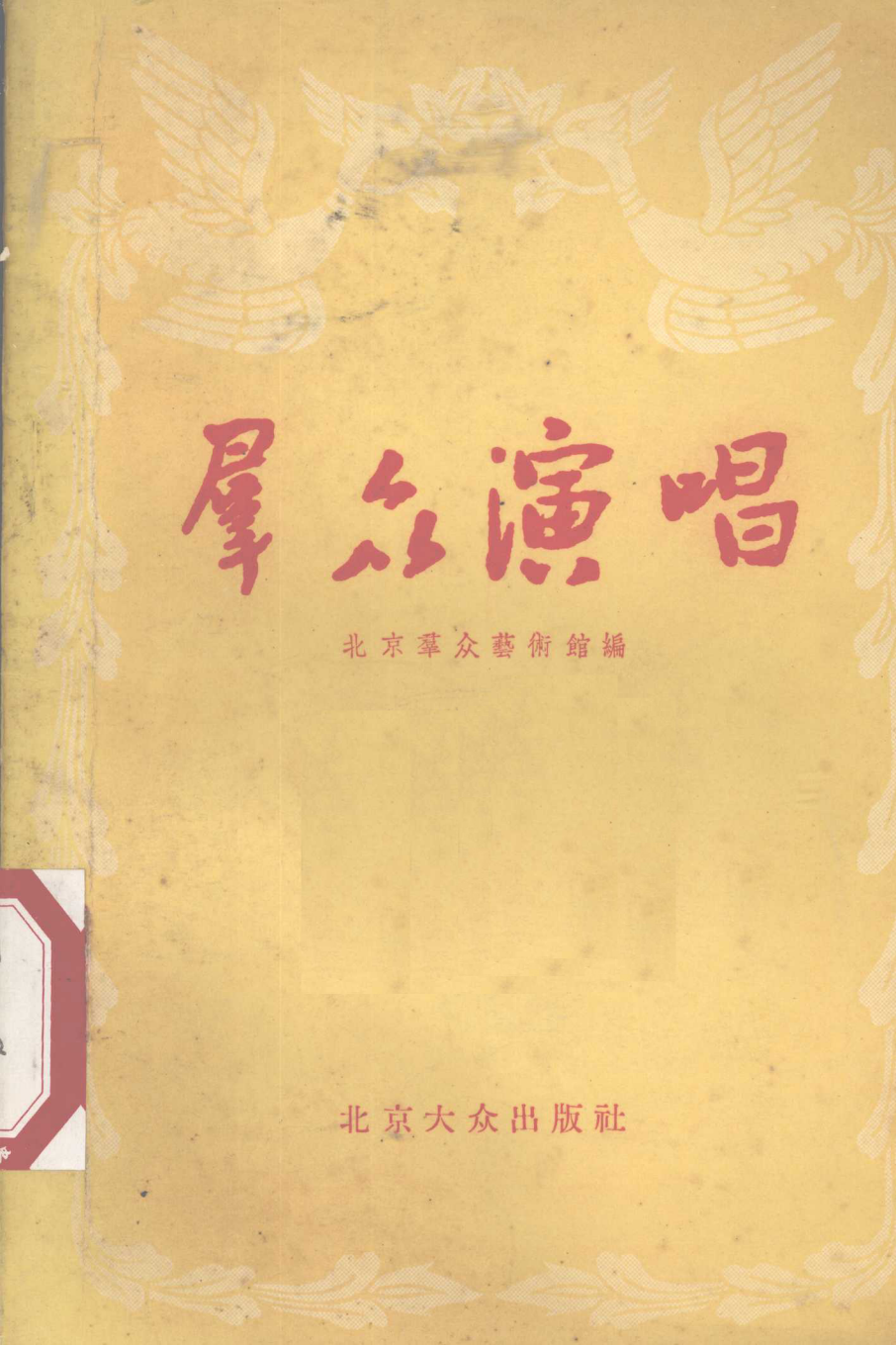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羣众演唱

北京羣众藝術館編

北京大众出版社

10511

1364

V5(1)

I 219

18/5

羣 众 演 唱

第五輯

北京羣众藝術館編

北京大众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

內 容 介 紹

緊急會議 通过一次會議的召开，揭露了某机关內部嚴重的人浮於事的現象；批判了領導上的官僚主义作風及其錯誤思想。

区委書記下鄉 区委書記陳守則在全面規劃中仍然存在着保守思想，他选了一个自以为是落后的村子去了解情况，想給自己的看法找到确切的根据。結果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他在羣众生动的教育下猛省过来，改正了自己的錯誤。

接姑娘 某農民希望他在初中畢業的女兒繼續升學；女兒却打算参加農業生產。通过女兒在回家途中一段巧妙的比喻，父親方才轉怒为喜，贊同女兒的主張，並勉励她做好工作。

值班医生 通过一个值班医生为自己爱人看病的故事，諷刺並批判了不由“病情”出發、而由“人情”出發，極端不負責任的資產階級医療作風。

王三打鳥 村女毛姊妹和青年農民王三恋爱，一日趁母親外出，便与王在家中相会，且歌且舞；毛母回來后看出二人情感已深，只好同意他們訂親。

羣 众 演 唱

(第五輯)

北京羣众藝術館編

*

北京大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四區白塔寺觀音菴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七〇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總經售

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 1/32 • 2 印張 • 40,000 字

1956年4月第1版

195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0,000 册

統一書号：10071·3 定價：0.20元

目 錄

緊急會議（相聲） 陳 石 之（1）

區委書記下鄉（山東快書） 杜 澎（11）

接姑娘（二人轉） 李 廉（23）

值班醫生（相聲） 王 志 新（30）

王三打鳥（桂北彩調） 江波改編
章輝記譜（41）

編者的話 （60）

緊急會議（相聲）

陳石之

甲 您吃過飯啦？

乙 沒什麼。

甲 這是上班去？

乙 沒什麼，沒什麼。

甲 這家伙，怎麼老擰着呀——我說，您上哪兒去？

乙 沒什麼。

甲 哎呀，我問您貴姓？

乙 沒什麼，沒什麼。

甲 沒什麼！？你、你、你神經病！

乙 你才神經病！你這人怎麼不講理，沒招你沒惹你的，你怎麼出口傷人？

甲 您這人的耳朵真奇怪，跟您說正經的您聽不懂，非得罵您才聽得懂呵？

乙 咳，我把您當成我們“沒”處長了。

甲 沒處長？

乙 您不知道，我們處長不管碰到什麼事，不管在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，他就愛聽這個“沒什麼”。

甲 跟您打聽打聽，您呆的那兒是個什麼處？您幹什麼工作？

乙 就是“沒什麼”處，受“沒什麼”處長領導，一天到晚做的是“沒什麼”事。

甲 沒什麼事？八成光閒着啦！

乙 光閒着？好嘛！別的人先甭說，你就看我們沒處長那份忙勁就够瞧的！

甲 怎么个忙法？

乙 就拿今天早上說吧，大清早十來点鐘……

甲 十來点鐘了还大清早呢？

乙 甭打岔，你瞧，才十來点鐘，我們沒處長一上班，立刻招呼八个通訊員，三个電話員：“赶快把三位副處長、十四位科長、二十八位副科長、五位主任秘書、二十八位股長、二十八位副股長，順便把計劃秘書、總結秘書、收發秘書、文印秘書、電話秘書、总務秘書，一直到打通秘書、等等秘書都通知來，临时开个緊急會議……。”

甲 什么打通秘書、等等秘書的？

乙 您不知道，比方說您有事情找我們沒處長，我們沒處長正忙，沒工夫，我們这位等等秘書就來了：“哎，我們處長正忙，这会兒沒工夫，請您外面坐一坐，先等等！”

甲 哦，就这个事也得找个秘書！那打通秘書呢？

乙 您甭着急，呆会輪着他上場，您就知道啦。

甲 还这么些講究！

乙 不敢，咱們接碴兒說正經的：当时这个会开得还很成功，大家伙先彙报情况，接着檢查工作。这个說：“我們科超額完成任务百分之十，”沒處長一听，乐得直揪鬍子；那个說：“我們科超額完成任务百分之十五，”沒處長又“叭兒”地揪了一根；有的說：“我們科超額完成任务百分之二十，”沒處長又“叭兒”地揪了一根，就这么一連气兒的彙报下去，等十四个科都彙报完了，您再看我們沒處長——

甲 怎么？

乙 連腮幫子都給揪腫了。

甲 好勁！

乙 沒處長正揪得高興，就聽見有人說：“我們工作中也存在着缺點：第一……”

甲 對，第一個缺點？

乙 “嗯，沒什麼。”

甲 第二個缺點？

乙 “這、這沒什麼……”

甲 第三個缺點？

乙 “咳，那、那、那也沒什麼。”

甲 好嘛！你們處里存在的缺點就是“沒什麼”！？

乙 咳，不是我說沒什麼，是我們沒處長的口頭語都上來了。

甲 合着你們處長就愛听好的呀？

乙 好說！會還沒有完，我們沒處長的等等秘書就出來進去的忙開了。

甲 八成有人來找你們沒處長啦？

乙 不錯！

甲 叫人家先等等！？

乙 一點不錯！您想正開會呢，我們處長哪有工夫會客。等等秘書可三番五次地報告：“處長，他們又來啦！”

甲 他們是誰？

乙 還不就是咱們“沒什麼”處里的“沒什麼”事幹的幹部！

甲 這什麼話？

乙 我們沒處長可有點火啦，冲着人事科長直翻白眼：“你們人事科怎么搞的？連安置几个人都安排不好！一天到晚瞎折騰，盡找我泡蘑菇！”

甲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乙 人事科長說：“報告處長，這您可不能怪我，我全都是按照您的意思安置的，全都是各按所長，專業分工，一點沒錯！”

甲 全都怎麼安置的？

乙 “比方說，學工的小張，攔在咱們的機關工會……”

甲 攔不上。

乙 怎麼攔不上？那不都帶着個“工”字么？人事科長說：“還有學外文的老劉，放在咱們的文印室……”

甲 都帶着個“文”字！？

乙 您這人還不笨！“還有哩，學物理的小關安排在總務科……”

甲 這又怎麼安法？

乙 這個……這個物理的“物”和總務的“務”聽起來不是一樣的么？

甲 胡扯！

乙 差不多就行，总算沒把學水利的弄去搞食堂就得了唄！我們沒處長常說：“服從組織分配，這是革命幹部應當遵守的根本原則！”

甲 好勁！先拿大帽子把人壓着。

乙 壓住倒好了，就是沒壓得住。你瞧，這不是連個會都開不消停嗎？

甲 是呵，那幾個幹部到底為什麼非在這時候要找你們處長呢？

乙 說的是呢，簡直是無理取鬧嘛！我們沒處長聽了人事科長的彙報，吩咐打通秘書說：“去！再給他們打通打通思想。”

甲 合着打通秘書專門是給沒事幹的人打通思想的？

乙 当然，您瞧吧，这回該打通秘書上戲了。只見他進來出去、出去進來，忙了好一陣……

甲 才把問題解決了？

乙 回來對處長說：“報告處長，这回我怎麼也打不通。”

甲 沒法打通。

乙 我們處長可真生氣了：“好吧，叫他們都進來！”

甲 真進來啦？

乙 可不嗎？一進來就沖我們處長開火喇！

甲 好樣兒的！

乙 打字員小趙搶着說：“我們四個打字員，這個月就打了一份文件。”

甲 真够忙的！

乙 文印秘書說：“報告處長，是有這麼回事，這個月他們四個人就打了一份文件。”

甲 明擺着沒事幹嘛！

乙 打通秘書說：“報告處長，他們打文件的時候還發生了爭執，四個人都搶着要打，爭來爭去，沒完沒了，我一看這不大像話，趕緊去給他們打通思想，我說：“同志們，工作中要充分發揮集體主義的精神，分工合作，互相幫助嘛，你們爭什麼？這不是顯得太沒有原則性了嗎？來來來，大家分着打，分着打……”

甲 好家伙，一份文件還得分着打。

乙 對，每人打字十八個半。

甲 真不少！

乙 不等打字員把話說完，工會的小張發言了：“處長，仨月啦，我就開了兩次會，打過一次報告。”

甲 有這樣的幹部？

乙 文印室的老刘說：“小張总算还开了兩次会，我呢，仨月就盖了兩次印。打过三次报告。”

甲 这回你們处长沒話說了。

乙 总务科的小关說：“你們还抱怨？我和你們是一塊兒來的，仨月啦，我就在招待所里足睡了兩月半，啥事也沒幹，不过报告我倒比你打的多——六次！”

甲 他的报告倒是打的不少，都打的是什么报告？

乙 这你还不知道？就是請求分配工作，給領導提意見的报告！

甲 噢！是打这个报告呵！應該打。

乙 甭提了，一提起打报告的事，我們的打通秘書又該上戲了。

甲 怎么哪？

乙 我們沒处长把眼一瞪，直冲打通秘書說：“你、你也算个打通秘書！？你这工作到底是怎么給我做的？”

甲 还好意思問？

乙 打通秘書連忙回答：“报告处长，他們寫一回报告，我就給他們打通一回思想，他們寫兩次报告，我就給他們打通兩次思想，他們寫三次报告，我就給他們打通三次思想，他們寫四次报告……。”

甲 行啦！行啦！他到底怎么个打通法？

乙 “我說同志們，你們也太主觀了。你們嚷嚷沒工作，成天提意見，打报告，这完全是从你們个人出發。要知道你們个人不能代表集体，主觀不能代替客觀，而这个客觀……这个客觀……”

甲 客觀到底是什么？

乙 “啊！这个客觀，这个客觀就是忙！是呀！事多人少，比

如說我吧，你們看，我这个打通秘書，成天的忙得暈頭轉向，工作还完成得不怎么样，你們說，我这能叫做沒工作嗎？”

甲 他要沒了工作，大伙的問題就解决了。

乙 哈，我們沒处长听打通秘書这么一說，他可就逮着理了。

甲 他还逮着理啦？

乙 我們处长說：“这不就結了？这个主觀和客觀必須結合起來看，主客觀一对照，就看清了我們工作是很繁重的，是需要更多的幹部來工作的。人事科長，明天請你再調兩個人去帮助打通秘書的工作。”

甲 胡來嘛！

乙 我們处长还說：“你們說工作分配得不合適，咳，就算有一星半点的不合適吧，同志們，咱們革命为了什么？就是为了將來每个人都能做合適的工作嘛……”

甲 說得倒好听！

乙 “……你們說沒工作可做，同志們，搞革命可不能光看見自己的鼻子尖兒，目光短淺是不行的！你得为咱們單位的远大前程着想。說什么沒工作？等个十年八年的，說不定把你忙成什么样哩！”

甲 好吧，干脆等着养老得了！你，你这不是成心浪費人力、積压人材么？

乙 老兄您先別生气，我們处长还没說完呢，我們处长說：“你們随便批評領導上官僚主义，这豈不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表現么？”

甲 好大帽子！

乙 “你們三番五次的提意見、打报告，打通秘書苦口婆心的給你們打通思想，你們全不听，这不是故意和領導上

为难么？”

甲 还有什么理由？

乙 “你們好好兒的放着班不上，跑到这里來起閨，这就是政治覺悟不高、缺乏集体觀念、破坏領導威信、組織紀律性不强的具体表現，你們不知道我正在召开緊急會議么？……”

甲 好大脾气！有完沒有？

乙 馬上就完。您瞧，等我們沒处长气得在那里喘气的工夫，那个打了六次报告的小关發言了：“处长，我們正是因為您召开的这个精減編制的會議才來的。我們請領導上就这个机会徹底安排我們的工作。”

甲 对，这正是个好机会，應該提出來研究研究。

乙 我們处长一听小关这样說，簡直是莫名其妙。您瞧，他瞪了半天眼，摸了摸他那又紅又腫的腮幫子，冲我們張秘書說：“喂，張秘書，我們現在开的是精減編制的會議么？”

甲 合着他弄錯了？

乙 張秘書說：“报告处长，是的，我們現在开的这个會就是精減編制的會。”处长听張秘書一說：“那……那为什么叫緊急會議呢？”

甲 問我、我那兒知道啊？

乙 張秘書說：“因为上級催了好几次，明天就要交整編計劃了。”

甲 好嘛，刻不容緩了！

乙 我們沒处长捂着腮幫子想了好一陣，“唔？緊急會議……”忽然騰的一下子，我們处长从椅子上蹦起來了！

甲 幹嗎？

乙（在桌上重重地一击）“哎呀！对了！緊急會議！緊急會議！！同志們，同志們！……”

甲 你又發什么神經？

乙 別打岔，這是我們處長在發言：“同志們！各位副處長、秘書長、科長、股長、組長同志們，今天我們開這個會，就是為了響應政府節約人材的號召，大力縮減編制，為了完成這項任務，我們必須從檢查工作着手，剛才我們檢查得就很好，剛才，剛才正說到……咳！叫他們這一鬧，剛才會開到哪兒都忘了。張秘書，剛才我說到哪兒啦！？”

甲 看這記性！

乙 張秘書一撓頭：“處長，您說到，說到……喂，李科長，處長剛才說到哪兒啦？”李科長一聽，馬上問旁邊坐的趙副科長：“趙副科長，張秘書問，處長剛才說到哪兒啦？”趙副科長眉頭一皺，又跟着往下傳：“陸股長，李科長說張秘書問處長剛才說到哪兒哪？”陸股長搖搖腦袋又問王組長：“王組長，趙副科長說李科長問……”

甲 得了，得了，您甭問了，合着是都沒聽見呀！

乙 還好，幸虧三個記錄中有個小記錄記得還差不多，小記錄說：“處長，您剛才正說到沒什麼……”

甲 還“沒什麼”哪！

乙 沒處長一聽，拍着桌子大聲喊：“上邊不了解情況，總說咱們人多，人多！看，這點事不就以證明，只有人多才好辦事！要不是人多記性大，我到底說到哪兒還能查得着嗎？”

甲 噢！要這些幹部就為給他記着說到哪兒啦？！

乙 沒處長說：“不過，我們還是應該響應上級的號召，召開

这次精減編制的緊急會議，訂出精簡編制的計劃。”

甲 这才像話。

乙 沒处長跟着提高了嗓門說：“現在，咱們为了勝利地 完成這項繁重的任务，我的意見，要求領導上火速批准調來幹部五人，張秘書，記上！”

甲 这是幹什么？

乙 沒处長說：“成立个办公室，好專門進行精簡編制的工作。”

甲 啊！还添人哪！

区委書記下鄉（山東快書）

杜 澎

区委書記陳守則，
坐在辦公室里看表格，
愁眉苦臉的想心事，
自言自語的把話說：
“咳！這一次農業合作化的規劃真難做，
縣委會未免要求太嚴格。
剛學習完毛主席的文件誰還能再保守？
我們區頭一個制訂了發展定額。
規劃在全區建立三十個新社不算少了吧？
誰想到縣委會一看楞批駁了。
指示說起碼還要增加一倍半，
這個數字，我心中實在沒把握，
並非我對合作化規劃熱情不夠，
誰不知數字大顯得有氣魄？
常言說：量体裁衣，量肚吃飯。
全區的情況誰能比我再明白？
各地區具體情況不一樣，
發展速度總要與當地條件相符合，
訂出個龐大規劃誰不會，
可也得估計一下執行時困難多不多。
誰想到把謹慎硬說成是保守，

这样的批評啊，嘿！天曉得！
沒辦法！照縣委指示重規劃吧，
壯着胆子改成六十个社。
昨天又召开了各鄉支書联席會，
從新佈置另斟酌。

(白)嘿！你說怪不怪？

一傳達，各鄉的支書倒像怪有把握，
在討論中一句困難也沒說。

他們哪知道我暗中捏着一把汗哪，
不是別的，完不成任務我得負責。
昨天下午散會以後他們都回去了，
咳！執行中不出問題就得唸佛！”

陳書記正在想心事，

外間屋一個區幹部進來把話說：

“陳書記！縣委會給你來電話了！”

“好！”陳書記趕緊拿起規劃表格，
來到了外屋接電話：

“喂！是啊！我是陳守則。

噢！你是縣委張書記嗎？

有什麼新的指示你請說吧！

……是啊！昨天又開會佈置過了，

……規劃？已經增加到六十個。

……啊？還少？我看暫時先這樣吧，

唉！下面的情況你不曉得！

有些鄉的基礎太薄弱，

比如說有名的白點飲馬河。

哪……好吧！有情況我一定及時彙報，

羣众反映？这我倒还没听说。”

陈書記把电话剛掛上，

院子里進來了倆人，推着自行車。

前边的是春崗鄉支書罗振海，

后跟着丰登鄉支書范永和。

兩個人放好了車子把屋進，

罗支書一边擦汗一边把話說：

“陈書記！你看怎么办吧？

新建社的规划还得再斟酌。

昨天我們对各村一佈置，

好勁！老鄉們的情緒真紅火：

报名入社的都排了大隊，

扛犁杖牽馱赶着大車；

互助組全部要轉成合作社，

还有的直接跑到鄉里來办交涉。

原规划現在早超过了，

簡直是貨重秤小打不住鉞！

村支書都反映规划少了，

和羣众的要求差的多，

看样子起碼还得加一倍，

你赶快考慮做定夺吧！”

陈書記听完了这些話，

扔掉了手里的烟头兒叫老罗：

“老罗！咱可不能叫羣众的热情冲昏头脑，

千万記住：急躁冒進可了不得！

羣众的热情高固然很好，

咱們作領導的可不能够沒原則，